

# 铁运春曲·奋进之歌

◎ 胡文智

## 春节安澜 守护篇

腊月的风，还在矿区的山岗间吹奏，春节的灯火，映照着百里运输线的情柔。你听，那汽笛声声斩断了冬日的慵懒，“手指口述”，让安全的呼唤伴随每一次挥手。从榆横的风沙到北区的老站，隐患排查的目光，比道钉还要执拗。他们说，这是“节后收心”的战鼓，在万家团圆时，为矿区动脉站岗、值守。

## 稳如磐石 和谐篇

春联贴上了值班室的门楣，一杯热茶，温暖了归乡与坚守的心扉。信访稳定不是冰冷的条文，是“守土有责”脚下，踏出的民生口碑。把矛盾化解在基层的道口，

把关怀送到每一位职工的心头。在这流动的铁路线上，我们守护的不仅是煤炭，更是那一份份安稳的盼头。

## 精打细算 经营篇

扳手指紧的，是设备也是成本的螺丝，“紧日子”里，藏着“好日子”的哲理。修旧利废，让老旧的零件重获新生，“四种经营理念”，在车轮下轧出效益的印记。

看那满载的列车，不仅是煤炭的长龙，更是降本增效写在大地上的诗句。一季度风雪中，我们跑出了“开门红”的轨迹，用“乙方思维”，擦亮了铁运的金字招牌与荣誉。

## 蓄势待发 展望篇

当杏花含苞待放在四月的道旁，二季度的号角，已在铁轨尽头吹响。我们要让“走出去”的步伐更加铿锵，从铜川腹地到陕北高原，拓展新的市场版图。运输效能要像春潮般上涨，经营管理要在精细中再谱华章。不仅是完成任务，更是追逐超越，在这条自营铁路线上，续写千万吨的荣光。

## 结语 追梦

啊，钢铁铁运，钢铁的脊梁，在春天里集结力量，在夏日中百炼成钢。一季度我们夯实了安全的基座，二季度我们将向着高峰，再一次起航！车轮滚滚，那是时代的心跳，平安、稳定、高效——永远是铁运人前进的方向！

昨夜的雨，淅淅沥沥，下了整晚。躺在床上，只听见窗外，雨水滴答作响。风虽不大，可玻璃窗仍有震感，天气也微微凉。于是，下意识捂紧被子，只露出半个脑袋，听着窗外的雨声，慢慢进入梦乡。

春雨很舒缓，像一只小曲清唱，节奏明朗，曲调和谐。雨水打在窗边的护栏上，宛若敲响了门铃般清脆。下雨天，我的睡眠总是很好，夜里几乎不曾醒过。也许正是雨的恩泽，雨声绵绵，像一首摇篮曲，温柔哼唱，度过漫漫长夜。

想起小时候，还未读书识字，每晚入睡之时，母亲总会坐在床头边，手里捧着一本唐诗，或者是一本童话书，轻轻朗读者，一字一句，带着感情，十分投入。不久，我就慢慢睡去了。而且，睡得十分香甜，因为有母亲在，我感到很安心。

渐渐长大的日子，有了烦恼。下雨的时候，心情总是颇不宁静。那时上了中学，尤其是成绩糟糕的时候，听到雨点落下，心头就感到烦闷。坐在旁边的同桌女孩，性格文静，却很爱下雨天，而她的成绩也要靠前很多。窗外的雨，像少年敏感的心。我已经记不清，多少个雨天，捧起书本，朗读课文，反反复复。幸好，勤奋没有辜负，总算有了成效。

终于，念了大学，日子又慢下来。此时听雨，听出了一些青春的意气风发。那时的我，可以在周末一整天都待在图书馆，安静读书，安静学习。长假的时候，和同学爬泰山，从夜里出发，也下着雨，我们从市区行至山中，雨衣披在身上，握着登山杖，然后攀爬，终于在黎明前登顶。毕业之后，总怀念那段日子，精力那么充沛，却也过得那么充实。

毕业后，开始为生活的柴米油盐奔波，眼角也多了些属于成年人的愁绪。当然，那些愁绪也通常是独自品尝，独自下咽。每逢下雨天，坐在窗边发呆，心里谋求着下一个求职单位。好像每个被初次放逐在社会围城里的人，都会经历这样一段时光。没有明确目标，甚至有些浑浑噩噩。

工作了，生活也变得忙碌了。只不过，接下来的日子，是简单地重复，只为了人间碎银几两，只为了年底时，踏上列车，风尘仆仆赶回，家人围坐，灯火团圆。听雨的日子少了，准确地说，是无暇顾及。身心总在事物上磨炼，很少未一株草驻足，或者倾听一朵花绽放的声音，更别说听雨了。

当然，生活不只有忙碌，还有闲眠与独处。周末宅家，遇上雨天，心头总是很开心，然后走进书房，捧着一本书，慢慢翻看，大半个上午就这么过去了。雨声、书香，两相媲美，也算得上是另外一种浪漫。又一个春天来临，听着雨，心就不自觉地开阔了……



◎ 管淑平

春

天

吃

椿

芽

◎ 苑广阔

距离清明节还有十天的时间，提前回农村给岳父扫墓，在村头看见一棵香椿树，枝头已经隐隐有了暗红色的芽苞。看这样子，到了清明节前后，就可以有椿芽可以吃了。

南方把香椿树的嫩芽叫“椿芽”，而在我的北方老家，则叫“香椿芽”，或者直接简称“香椿”。印象中，在老家几乎每家每户的院子里，都会种上一两棵香椿树，为的就是在春天能够吃上鲜嫩无比、味道独特的香椿芽。

香椿芽的味道很独特，很浓烈，所以并不是每个人都喜欢吃香椿芽，甚至于说，不喜欢的人，唯恐避之而不及，但是喜欢的人，却视若珍宝。我个人来说，则属于“中间派”：可以接受它的味道，但也不是特别喜欢，属于有也可，无也可的那种。

小时候的农村老家，物质相对匮乏，吃了一个冬天的萝卜、白菜和土豆，人人都想换换口味了，这时候的香椿芽，就显得既应景，又能够满足乡邻们的口腹之欲，把人的味蕾从萝卜、白菜的寡淡中解放出来。

我们家院子里有两棵香椿树，贴着院墙生长，都不是很高，基本上和屋顶齐平的样子。以前采摘香椿芽，父亲都是直接爬到院墙上，站在院墙上掰香椿芽，高低正合适。后来香椿树长高了，父亲年纪也大了，母亲担心父亲的安全，就不允许他再爬墙摘椿芽，父亲就找来一根细竹竿，在头上绑上一个铁钩子，把铁钩子套进香椿树的嫩芽部分，用巧劲反手一拧，一声轻微的脆响，香椿芽就掉到了地上。

香椿芽有很多种吃法，可以切碎炒鸡蛋，用香油、味精、精盐凉拌，也可以切成半寸左右，来个凉拌皮蛋。这些吃法，都最大限度地保留住了香椿芽浓烈的香味，因此很受人们的欢迎。其中我最喜欢的，还是凉拌椿芽，因为它最大限度地保留了香椿芽的原味，同时还带着一股田野里才有的春天的浓烈气息。

现在生活条件好了，平时人们吃多了大鱼大肉，如果餐桌上，席上有一盘凉拌香椿芽，可以说既开胃又解腻，很快就会被一抢而空。

在南方，香椿树比较少，对于椿芽的吃法也比较简单，基本上就是炒鸡蛋和凉拌皮蛋，为的就是那一口“春天般的味道”。香椿芽属于节令性美食，前后也就半个月左右的时间，一旦香椿芽长成了香椿叶，就无法食用了。所以在我的北方老家，人们为了更长久地保存大自然的这一馈赠，就发明了一种新的吃法，把刚刚摘下的香椿芽，加上粗盐不停地揉搓，直到盐粒融化，本来鲜嫩水灵的香椿芽也变成软塌塌为止。

放置一夜，原来呈现嫩红青绿的香椿芽，就变成了黑灰色，虽然卖相上差了很多，但是那种浓烈的香味仍旧还在。这种经过腌制的香椿芽，放在密封的坛子里，可以一直保存好几个月而不腐烂。

这几年回老家，发现商场超市里已经有腌制的香椿芽售卖，被装在看好的玻璃罐里，包装精美，价格不便宜。原来只是乡亲们春天解馋的节令美食，现在也登上了大雅之堂。

不过听说这样的香椿芽，都是通过温室大棚栽培的，施肥、打农药，味道上已经没有农家小院里的那么浓烈。



《欲飞》

李昊天摄

责任编辑 朱榜林

漆水副刊 3873期

## 落花是春的另一种深情

◎ 尹小英

风过来的时候，樱花就落了。已是暮春，满树云霞，如烟如雾，是美的。可风过处，那些纷纷扬扬飘落的，更让人移不开眼。花瓣在空中打着旋儿，缓缓飘落，划出的弧线仿佛春天写给大地的最后一首诗。

我下意识地伸出手，想去接住什么，又或者，是想挽留什么。旁边一个孩子也伸出手，花瓣落在她的掌心，她仰起脸对母亲说：“花儿飞走了。”母亲轻声应她：“是呀，它们去吻大地了。”

小时候总想用线拴住花瓣，不让它掉落，如今才懂，让花朵完整地走完生命历程，才是真正的珍惜。那一瞬间意识到，自己一直以来的惋惜是多余的。枝头的花向向上迎着阳光，是青春的张扬与热烈；而落地的花安静地铺成花毯，接受所有人的注视与驻足，何尝不是另一种绚烂？

落花是有深情的。其实何止樱花，桃花、梨花也是这般，开时轰轰烈烈，落时却悄无声息。它们飘落之后，枝头会鼓起一个个青涩的小果。花的凋零，是把阳光雨露让给果实。这种“让”，是生命最无私的托举，是对未来的

成全。

想起古人说“落红不是无情物，化作春泥更护花”，从前只觉得是诗句，真真切切看在眼里，才懂得那里面藏着的深情。落花自有归意。它们在空中轻舞，恍若远行的游子踏向归途，扑向尘土，从容而安然。看似坠落，实则回归。花知道自己有期，所以开时不遗余力，落时自是不慌不忙。这是对时间的全然接纳，既然春天留不住，不如优雅地告别。

花把枝头让给果实，人又何尝不是如此？年轻时害怕“落下”，怕错过花期，怕被遗忘在枝头之外。谁没有自己的“落花时刻”？青春会远去，舞台会谢幕，总要学会退场、让贤、回归平淡。

可看着眼前的落花，这么一想，不是所有的结束都是失去，也可以是圆满。或许，那也是人生的一种深情，学会了成全，学会了回归，学会了与时间和解。

在树下站了许久，直到风停，直到身上落满花瓣。俯身拾起一片，轻轻放回树下。绚烂是春，零落亦是春。落花从不是春的遗憾，而是它最深沉、最成熟的深情。

压

面

◎ 李艳

时光轻轻走远，许多烟火日常早已藏进记忆深处。每每想起童年的吃食，最先涌上心头的，便是那间老巷里的压面房，轰隆隆的旧压面机，还有攥着二角钱跑去压一碗鲜面条的温暖旧时光。

下午放学刚进门，母亲就将装着面粉的小铝盆递给我，又从上衣口袋中摸出二角钱塞进我手中说：“下午吃汤面条，来不及和面了，压面吃吧。”我转过身，抬起一侧胳膊，母亲顺势将我背上的书包卸下，我端着面盆径直往门外走，临到门口，母亲叮嘱：“要中刀。”我边走边回头应：“知道了。”

压面房离我家并不远，下三层楼，过马路走个十来米就到了，地方很好找，刷着白石灰的砖墙上用红色粉笔写着大大的“压面”两个字，老板是个三十多岁的微胖女人，我进去时，她正在擦拭压面机，身前的蓝色围裙被面粉染的已经快要看不清颜色，看到我进来，便抄着一口河南话道：“压面？”我点了点头。

她接过我手中的面盆，把面粉倒入靠墙的大铁锅里，再从右边的大石缸里舀出半瓢水，洒一些在面粉里，左手画圈搅拌，反复几次，直到面粉搅拌成絮状，再全部装回盆里，拿到压面机前，打开机器按钮，“嗡嗡”的声音瞬间响起，震得水泥地都微微发颤。她把面絮倒进机器顶部，随着机器转动，面絮被卷入内部，从底部出来时，已成了饼状的碎面片。她用手把碎面片搓到一起，再次倒进机器。

操作过程中，门外进来一个小男孩儿，端着黄色洋瓷盆，用标准陕西话对老板说：“姨，额压面。”老板竟也用陕西话回他：“先放握边桌子上。”她一边把碎面片再次放入机器碾压，一边转身拿起桌上的面粉，熟练地舀水、倒水、搅拌，照旧和成面絮。这时，小男孩儿插话：“姨，额妈说，把面和软些。”老板笑着应：“能行么。”听着他俩的对话，我在一旁忍不住笑了。

先前片经过压面机多次的碾压，再出来时已是平整光滑、叠得整整齐齐的薄面皮，这样就算是成型了。老板转头问我：“女子，要啥面。”我回答：“中刀。”只见她从压面机旁的一排刀片中，挑出一个，嵌入机器中，将成型的面皮摊开，重新放回机器，面皮经过刀片切割，一根根整齐落下，就像奶奶家的门帘子。老板将面条从中间揪断，分两把装入面盆中递给我说：“2毛。”我将手心摊开举到老板面前，老板捏过被我攥得皱巴巴的二角，随手捋了捋，丢入窗边的钱盒中，接着加工小男孩的面团。

许是熟能生巧的缘故，老板很是利索，整个过程也就十来分钟。等我端着温热的面条回家，母亲早已炒好卤子，开水翻滚，她把面条均匀下入锅中，煮一会儿，把炒好的卤子倒入锅中，香气瞬间弥漫屋子，再煮几分钟面条就出锅了，一碗热汤面下肚，满是温暖与满足。

如今鲜面条随处可见，全自动机器取代了老式压面房，再也听不到轰隆隆的机器声，看不到红粉笔写的招牌，更难再拿着二角钱跑去压面的雀儿。可每当想起那间小屋、那台旧机器、老板利落的背影，还有一碗热腾腾的醇厚香气，心里就泛起温柔的怀念。那台轰隆隆的压面机，压出的不只是面条，更是我回不去的、满是烟火气的旧时光。

## 清明 田埂 旧语 犹温

◎ 胡晓峰

清明节的周末，阳光温和，春风和煦，不像盛夏那般灼热，也不似深秋那般疏淡，像一层暖金薄纱，铺在田埂、草木上，也落在我们一行子侄辈前行祭祖的路上。

出发前，父亲与三叔已在家中细细叮嘱，两位长辈年事已高，腿脚不便，不能同往，只将一应祭品交代清楚。父亲语气沉稳：“到了坟前，杂草要清理，要培上新土。”三叔站在一旁，目光温和，满是牵挂，又轻声交代了些许。

田埂不算宽，两旁是刚冒芽的麦田，青嫩的禾苗沐着暖阳，风一吹，便轻轻摇曳。那里没有蜿蜒山路，只有纵横交错的田埂，牵着我们走向安放爷爷奶奶和大伯的地方，也走向那些藏在岁月里的旧时光。

不知不觉便到了坟前，我们按照父辈的嘱咐，先将坟头的杂草仔细清理干净，培上松软的新土。远处几株桃花，在暖融融的春光里悄悄绽放，星星

点点，点缀在田埂旁的田野间。我们祭上一杯清酒，点燃黄纸，青烟袅袅，扶摇而上，融进澄澈的蓝天里。堂姐对着坟莹轻声说着家常，说着父辈安康，我们这些子侄辈都好好的，让老人放心。

望着缕缕青烟，三叔在家中说起的旧事，又在耳畔回响。“你们奶奶年轻的时候，这片田野旁的杂草都是她亲手割的，那时候家里穷，你爷爷走得早，她一个人拉扯着我和你父亲兄妹五人，每天天不亮就下田割草喂猪，回来还要给我们做早饭、缝衣裳，从来不说累，也不喊苦。”他的声音温和舒缓，像这春日暖阳，轻轻落在心底，“你爷爷当年也是个文化人，年轻时在村里的私塾教人写大字，一手毛笔字写得很好，十里八乡都有名气，可惜后来日子太艰难，他没能熬过那些苦日子，早早地就离开了我们，把一家人的重担，全压在了你奶奶肩上。”

待黄纸燃尽，青烟渐熄，我们也便往回赶，而

那些细碎的旧事，像春日阳光，一点点浸润心底。没有浓墨重彩的悲感，只有一种绵长的怀念，轻轻萦绕在心头。那些曾经以为早已模糊的片段，在三叔的话语里，渐渐清晰起来，奶奶的笑容、叮嘱，还有她身上淡淡的皂角香，仿佛就在眼前，从未走远。

风轻吹过，带着田野的清新气息，也带着心底的絮语。我回首望着坟前那最后一缕青烟，望着眼前纵横的田埂和青嫩的麦田，忽然明白，清明祭祖，从来不是为了诉说悲伤，而是循着父辈的嘱托，沿着田埂旧路，重温那些与故人有关的时光。那些旧事，那些牵挂，那些藏在岁月里的温情，那些爷爷的笔墨香、奶奶的烟火气、大伯做的卤菜，从来都不会随着时间消散。

清明田埂，旧语犹温。愿这春日晴光捎去我们的思念，愿天上的故人安然无恙，愿那些藏在岁月里的亲情，永远温暖我们前行的路。